



缘分 承诺 花花公子 未婚先孕 80后 裸婚 物质基础 爱 小三儿 骗婚 蜜月旅行 亲 爱的 父债子还 网恋 婚前同居 姐妹关系 女记者 创业 闪婚 一辈子 性感 冤家 一夜情 执子之手 命中注定 文艺青年 恨嫁女 小两口 幸福 离婚 假离婚 精神出轨 女强人 婚房 与子偕老 情人 婚恋观 相知相许 支教 承诺 摇滚青年 婆媳 刘月轩 著 赌婚 缘分 网恋 婚前同居 姐妹关系 女记者 创业 闪婚 一辈子 性感 冤家 一夜情 执子之手 命中注定 文艺青年 恨嫁女 小两口 幸福



YZLI089011255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幸福小两口

刘月轩著



YZLI08901125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小两口 / 刘月轩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85-5980-4

I. ①幸…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2570号

幸福小两口

著 者: 刘月轩

特约监制: 马志明

选题监制: 韩捷音

责任编辑: 国增华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电 话: 0431-85640624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59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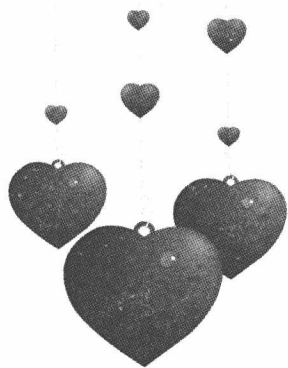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Part 01	缘分不请自来	001
Part 02	“90后”，折腾一族	015
Part 03	人生无处不尴尬	025
Part 04	文艺女青年的意淫心理	034
Part 05	是男人都有包二奶的潜质	042
Part 06	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也不会错过	052
Part 07	被迫无奈的未婚先孕	063
Part 08	比裸婚更悲壮的是赌婚	074
Part 09	我们要的爱情	085
Part 10	婆媳，天生的敌我关系	094
Part 11	爱的档次决定爱的质量	104
Part 12	以爱的名义骗你没商量	113
Part 13	冷漠丈母娘vs.恶毒狠婆婆	124
Part 14	与爱无关	133

Part 15	伟大爱情的开始，总得有一个人先耍流氓	141
Part 16	给一座婚房让爱恒久	149
Part 17	同居的动力一半来自爱情，一半来自性	158
Part 18	爱她就要给她安稳的生活	167
Part 19	家家有首难唱的曲儿	177
Part 20	小夫妻的小纠结	187
Part 21	婚姻遭遇震感，爱还能挺立多久	196
Part 22	男人身体出轨，女人精神出轨	205
Part 23	婚外恋hold得住吗？	216
Part 24	潜伏的婚姻危机	226
Part 25	拿什么拯救婚姻	236
Part 26	不能说的秘密	246
Part 27	有一种拥有叫幸福	254
尾 声		265



Part 01 缘分不请自来

大学四年谈了四个对象，可以说她是在甜言蜜语、卿卿我我中过了四年幸福的时光。可这四个男生，没有一个是她真心喜欢过的。和四个男生谈恋爱多半是想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是爱情，言朵儿并没有在和四个男生的交往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早晨，俯视北京城，既热闹又井然有序。公交车、私家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双腿走路的行人各在其位，平缓地涌动在水泥马路上。北京城的早晨似乎太短促而匆忙，上班族、学生、小商贩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涌向北京城的各个角落，用个人的微量为一天的繁华积聚宏大的气场，使这个城市从早晨开始便沸腾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

第一天去报社报到的言朵儿就犯了一个大错——睡过头了！她胡乱地洗了把脸，一边叼着一根油条，一边跑进自己的房间收拾挎包，还趁嘴巴有余地的时候，埋怨坐在餐桌上的父母：“什么破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



瞧，一个人引颈高歌呢！”言朵儿随手将闹钟丢在父母面前。

言华从眼镜片后面瞧着和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儿，一副嫌弃的样子。言朵儿的妈妈黄淑娟则迁就地安抚女儿，说：“回头给你换个新的，明儿个保你不会迟到。”

“得了。”言朵儿狼吞虎咽，将一根油条咽进肚子里，抹了抹嘴巴，说，“今天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天，我必须在老爸适应我这份工作之前，先适应早起，免得被骂！”

“别贫了！快走吧，当心挤不上公交车。”黄淑娟将女儿推到门口，“坐地铁吧！会快点儿。”

“嗯……”言朵儿从半开的门缝挤出去，又探回脑袋和爸爸打招呼，“老爸！别忘了晚上给我做红烧鱼。”

言华没看女儿，只是摆摆手。言朵儿吐了一下舌头便消失在门外。

女儿走后，言华将眼镜推到最佳位置，放下手里的报纸，拿起面前的闹钟，翻来覆去看个究竟。

黄淑娟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一脸阶级斗争的表情，何苦呢？有能耐你就一辈子不理她，女儿大了，有她自己的选择，你当了一辈子老师，还想儿女和你一样啊！我看当个记者挺不错的。”

言华瞟了一眼老婆，嘴里不知嘀咕着什么，他站起身将闹钟重新放在女儿的床头柜上，抬眼时，正好看到挂在床头上方那幅巨大的艺术照。女儿很漂亮，明亮的眼睛透着一股灵气。这个女儿是聪明的，从小到大，没怎么让他操心就大学毕业了，唯一不称他心的是女儿居然放弃了做了半年的教师工作，却跑去当一个到处奔波的记者。他是怕女儿会受委屈，现在经常有记者被打的报道，一个女孩子家，抛头露面，总是不及安安静静地教个书理想。他实在不清楚女儿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闹钟修不好就换个新的，上班迟到总是不大好……女儿要吃红烧鱼，你还不快去菜市场，现在的鱼都还新鲜，晚去了，好的都叫人家挑走了。”



听着老婆的唠叨，言华蹙紧眉头，低声嘀咕一句：“真啰唆……”

言朵儿不得不坐地铁去上班，等了两辆公交车都被黑压压的人群吓退了脚步。真是奇了怪了，北京城那么多公交车，那么多条地铁线路，怎么就有载不完的人呢？这么多人都是些干什么的呢？

言朵儿很伤脑筋，伤的是自己这副小身板如何能敌得过如潮水般的人群拥挤，她怕自己的身材迟早会毁在挤地铁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中。

地铁上人挨人，偶尔还要来个肌肤之亲。言朵儿最害怕这种和陌生人亲密接触的行为。

进了地铁，她靠在另一侧的门边上，耳机里放着她的最爱——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正听得入神，突然一只脚被人狠踩了一下，疼得言朵儿要流眼泪了。

踩她的人若无其事，竟然还向她这边靠了靠。言朵儿刚想与那人理论，她的手机有电话打进来。

言朵儿只好认倒霉，憋着气，接了电话。

电话是言朵儿的死党方鸣打来的，此时她正昂首挺胸，步履铿锵地走在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里，脚下传来女性走路时特有的节奏和响声。女人穿上高跟鞋，走路的姿势都像T台上的模特，气质独特，气场饱满。

方鸣比言朵儿早一年大学毕业，两人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好朋友，可惜言朵儿高三时得了一场病，耽误了学习，只好复读一年，两个好友不得不分开毕业，这也是两个人最大的遗憾。

方鸣毕业后，很快就进了这家外资企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打拼，终于坐上了高级主管这个位子，人前人后自是得意。方鸣有实力，头脑精明自然不用说，处理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也是游刃有余。而且方鸣是个美女，这是公认的。上大学时被誉为系花，工作了，更是散发一股成熟女人的妩媚，令公司里的男同事个个



心猿意马，手足无措。

可是，这么多的优越感并不能让方鸣感到知足，她总有点儿患得患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眼看26岁，却仍是单身，换句时髦的话，她是个“职场剩女”。在她眼里，男人都是迂腐的，能入她法眼的只有她的偶像刘德华，而刘德华并不认识她，她也只能在梦里意淫一下和偶像在一起的滋味，这叫精神自慰。

“什么事啊？我在地铁上呢，有个没长眼的家伙踩了我一脚，疼死我了，你说这些人不在家待着，都跑出来干吗啊！要命……”言朵儿压低声音，还不时地瞧几眼踩她的那个人的后脑勺，恨不得给他一拳。

“别发牢骚。”方鸣噙噙地走着，春风得意，“叫你来我们公司，你不听，偏要尝尝工薪阶层的滋味，活该……”

“别气我，一肚子火呢！有事说事，没事我挂了。”

“哎……你急什么，听我说，婚姻介绍所又来电话了，你说我还去不去了？介绍了五个，没一个对眼的，真怀疑天下的好男人是不是绝种了。”

言朵儿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忙打趣道：“不是绝种了，是你的气场太强，他们知难而退了。”

“说正经的，下午你和我一起去，这次婚介所为了提高效率搞了个三对三约会，我替你报了名，你再拉一个过来，就当广泛接触吧，有合适的不是更好？”

“得了，你别拖我下水。”言朵儿差点儿被口水呛到，“这么刺激的游戏还是你自己玩吧！”

“晚了！”方鸣嗤笑起来，“我可是给你填了资料，下午我去接你，这回你是跑不掉了。”

“不带强迫的。”

“对你只能采取强制手段。”

“你不够意思。”

“你是我的好姐妹，不照顾你照顾谁啊。”



“目的不纯。”

“当然不能太纯，这年头，太纯不值钱。”

“不正经！”言朵儿拿方鸣没办法。

“就这么定了，我要工作了，等我电话，拜拜。”

结束电话，地铁也到站了。言朵儿临下车时，看了一眼踩她的那个男人的正脸，一个还蛮精神的帅哥，就是皮肤黑了点儿，人也显得有些木讷。难怪，踩到人都没有一点儿反应，想必是个迟钝的人。言朵儿对这种人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电流感应，就当五百年的缘分白修了。

地铁在东直门站停下，踩言朵儿一脚的那个黑帅哥走下地铁。他并不算太黑，而是那种很健康的肤色。他是单眼皮，但眼睛却很有神，面部轮廓也很立体，看上去不显得沉闷。乍一看有些黄晓明的韵味，只不过他比黄晓明更具喜感，他长了一双笑眼。

他叫关权，大学毕业两年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在家里帮爸爸打理规模不小的电器行。可谓子承父业。

关权不属于愤青，从不自怨自艾，自己没实力找不到工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叫你是从那所臭名昭著的大学走出来的？社会不遗弃你这样的大学生，难道会将清华北大的学子拒之门外？关权有自知之明。

即便这样，关权也没有自暴自弃。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定的位置，哪怕做个最普通的扫地工，也有他存在的价值。他并不介意去做最普通的工作。

他现在做的就是很基础的工作——在爸爸的电器行打工，成为爸爸手下的一枚小卒。他们家的电器行在附近颇具规模，名牌加山寨，代理兼直销，什么价钱都有，什么客源都服务，一派欣欣向荣，深得附近百姓的信赖。

关权被员工称为“二老板”，可他并没有老板的架子，总是笑嘻嘻，一副和善的样子。店里几个十八九岁的小服务员，有事儿没事儿总喜欢围在关权身边，



让他买零食或者听他讲大学里的奇闻逸事。关权每次都特有成就感，虽然自己毕业于不入流的大学，可在这些高中都没上完就出来工作的小女生面前，他还是很有自信的。但关权也有小小的失落，27岁没有交过一个正式的女朋友，从青春开始，他就幻想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女孩，与他相知相伴，安抚他偶尔落寞的心。可青春期的尾巴已经快抓不住的时候，他仍是处男之身，想想这几年他可白活了。这事儿要是叫那个花花公子黎耀辉知道，保不准会笑掉大牙。这年头谁要是27岁还保持清清白白处男身，要么生理有病，要么心理有病，反正就不正常。关权有时也觉得不正常，生理需要这是自然反应，睡觉醒后底裤湿了一大片时，他恨不得捅自己几刀，浪费那么多的后代，他可对不起关家的列祖列宗。

关权现在最急的就是碰到一女人，只要对方看起来不那么恐怖，他可以第二天就进入婚姻殿堂。感情的事儿，留着日后慢慢培养发展，先破了处男身再说！不然他会在黎耀辉面前心虚发怵，生怕被他发现自己的秘密。

黎耀辉可比他强多了，27岁就成了家私厂的老板，当初黎耀辉放弃和他一起进那所大学的机会实在是明智的选择。从他现在的成就来看，不上大学一样会有很好的出路，不过那要看运气。黎耀辉是靠女朋友发家的，他初恋女友的爸爸是个暴发户，为了女儿什么都肯做，甚至对黎耀辉也可以一掷千金。拿着暴发户岳父大人的资金，黎耀辉开了一个小型的家私厂，从十人小作坊到现在三百人的公司，黎耀辉用五年的时间在创业的大路上风生水起。小轿车开上了，高档住宅楼住上了，在他们高中同学里算是最成功的一个。

可这个黎耀辉够狠的，成功创业后，一脚把女朋友踹了！理由是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火花了，更像是亲情而非爱情。

那女孩还真够顽强，不哭不闹，抬屁股走人。世界那么大，你黎耀辉不要我，不代表我就会老在家里。人家三个月后嫁去了美国，据说老公是一个大富豪。知道女孩远嫁海外，黎耀辉竟掉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不知道是为自己的始乱终弃感到忏悔，还是羡慕人家的命始终好过他。在这之后，黎耀辉不断更换着身



边的女朋友，可能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真是那个老实、木讷的关权没法比的。

关权自认在哪一点上都差黎耀辉一步，可在做人的忠诚度上远远高出黎耀辉一大截。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没有那女孩的暴发户爸爸帮忙，黎耀辉的今天也不至于风光得令他浑身乱颤了，关权觉得黎耀辉就是太得瑟了，早晚会有人惩治他的。

话说回头，关权来到自家的“便宜点儿”电器行时，年轻活泼的服务员小姐们已经端庄地立在电器行的各个角落了，这是关权在爸爸关景财出差期间给店里员工立下的新规矩。一大早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即便他家电器行不是什么高端的电器卖场，可关权觉得不管怎样的经营模式，都要做到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他就是这样一個较真儿又踏实的人。

“二老板好——”员工们拖着长声，弯腰向关权打招呼。

“什么二老板？把‘二’去掉，再说，你们这腔调是跟谁学的，假不假啊！听得我都难受，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去去去，该干吗干吗……”关权很想严肃起来，可他的笑眼愣是给人一种想亲近他的感觉。

几个女孩收敛了笑容，站到一边去了。

关权扫视一眼，继续向里走，办公室在最里面。

“二老板……不是，老板！”一个女孩追了上去，发现自己说错话，吐了一下舌头。

关权回过头看着女孩。

“老板，有一位姓黎的先生在办公室等你，我已经给他送了茶水。”

“嗯！”关权点点头。

关权一边往里走一边在心里寻思：这一大早上的，黎耀辉找我会有什么事儿呢？这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会有好事。



言朵儿上班第一天没干别的，主编就让她写了一份新闻稿，算是让她热热身吧。

下午临下班时，方鸣打电话来，说她半个小时后在报社楼下等言朵儿，问她找到第三个人了没。

言朵儿嘲笑方鸣：“别给咱女同胞丢脸成吗？瞧你猴急那样儿，没男人滋润你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啊！我都替你害臊……”

“男女搭配，生活充沛。”方鸣咯咯地笑起来，“别告诉我你对男人不来电，那我马上和你划清界限！”

“滚吧你！三句不来，你就下流了，流氓……”

“女的成流氓，那不知要有多少男人兴奋死，等着让我骚扰他们呢！男人也喜欢被征服。”

“去死吧！越说越不正经。”

“好了，好了。逗你呢，赶紧准备下楼。”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言朵儿摇摇头，叹息了一声。要说方鸣对男人的渴求是一激烈外露的，那么言朵儿绝对是闷骚的。大学四年谈了四次恋爱，可以说她是在甜言蜜语、卿卿我我中度过了四年幸福的时光。可这四个男生，没有一个是她真心喜欢的。和他们谈恋爱多半是想证明自己的青春没虚度。至于什么是爱情，言朵儿并没有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越是这样，她就越期待谈一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

下班了，言朵儿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下楼了。走出大楼，她就看见比自己小六岁的表妹叶珊珊嬉笑着朝她走来。

“你怎么来了？有事儿？”言朵儿诧异地问。

叶珊珊一听表姐这么问，就把嘴一嘟，说：“怎么？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啦？人家还不是关心你，怕你第一天上班被人盯梢，我是来护花的。”

言朵儿推了一下珊珊，两人都笑了起来。

和很多“90后”一样，叶珊珊可是个潮女，穿着打扮都相当前卫。在家长



眼里她是个另类，总喜欢玩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害得言朵儿妈妈担心外甥女会带坏自己的女儿，只要珊珊来言朵儿家，言朵儿妈妈就不会给她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为此，叶珊珊很少去大姨家，她和表姐一般都是在外面联系。

“晚上有安排吗？请你吃饭。”言朵儿忽然想起方鸣交代的任务，眼前不就一现成的吗？

“有安排就不会来找你了。”珊珊的大耳环勾住了头发，她一边整理头发一边说：“这几天老爸管得特严，今天好不容易逃出来，一定要玩个痛快。”

“工作有着落了吗？”言朵儿帮表妹把头发拢到背后，“你家附近那家幼儿园不是答应让你去上班吗？”

珊珊马上睁大眼睛：“让我看孩子？饶了我吧，我爸就会自作主张，根本就不看看我是那块料吗，一见小孩哭，我就恨不得给他一脚，得了，我可不想当个暴力老师。”

“你都换了多少工作了，差不多就成，现在还伸手向家里要钱，你也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我是他们的女儿，他们的钱就是我的。心疼钱，就别生我啊！你以为我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啊。”珊珊理直气壮。

言朵儿狠狠白了一眼表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也好不到哪去，大学四年，谈了四个对象，要是大姨知道了，不把你的腿打断才怪。”叶珊珊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两人嬉笑间，方鸣的车子停在了她们的前面。方鸣从车里探出脑袋，取下硕大的墨镜，朝言朵儿挥手。

“来了！今天她安排。”言朵儿拉着表妹上了方鸣的车。

坐进车里，叶珊珊和方鸣打招呼：“方鸣姐，你越来越酷了，这车你买的？”

“公司奖励的，不用白不用。”方鸣就喜欢听好话。

“真牛！”珊珊表现出羡慕的神态。



方鸣更加得意，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灿烂了。

“方鸣姐，介绍我去你公司吧！我也想搞台车开开，多威风啊！”叶珊珊身体靠向方鸣，一脸认真劲儿。

“你会PON设计吗？你懂编程吗？你的英文水平能和外国人流利地交流吗？如果这些你都不会……你，你能吃苦吗？”方鸣扬起下巴，端起工作时的架子，威风凛凛。

“得了得了……”叶珊珊皱起眉头，有些不高兴，“不成就算了，干吗说得我一无是处啊！我会的，你还不一定呢。这人啊，没有十全十美的。”

看叶珊珊真的生气了，方鸣和言朵儿都笑了起来。方鸣回头对珊珊说：“所以，做你喜欢的、有把握的，才能做出成绩来。”

叶珊珊不说话，赌气窝在座位里，把脸转向窗外。

婚介所选了一家高级餐厅，豪华包厢里灯光柔和、气氛怡人，正适合谈情说爱的男女共进晚餐。

方鸣领着言朵儿叶珊珊走进包厢时，长方形的餐桌前已经坐着三位男士了。

不用介绍，方鸣知道这三位男士就是婚介所介绍的相亲男。但是，令方鸣万万想不到的是，坐在中间位置的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竟然是她的对门儿黎耀辉。

方鸣差点儿没站稳，幸亏言朵儿扶了她一下。

黎耀辉自然也认出了方鸣，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瞪得比牛眼还要大。

两个相识的人在这种环境下相遇，尴尬自是不必多说。方鸣轻咳一声，拉着言朵儿的手，在三位男士对面坐下来。叶珊珊不知道情况，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真巧啊！婚介所说的青年才俊、身价过亿的人就是你？黎耀辉？”方鸣嗤笑着把头扭向言朵儿，对言朵儿介绍：“你知道他谁吗？我对门儿！他们家三更半夜总有女人进出，就他还青年才俊？简直一流氓……”

黎耀辉哪能容忍这样的中伤，他立马接过头茬：“要不是开婚介所的朋友拉我



来捧场，我才不来相亲。追我的姑娘一大把，才不像你——到处相亲的恨嫁女！”

“瞧见没？就这一副德行，还腆着脸来相亲，别以为相亲没什么技术含量，赶紧收拾收拾走人得了！”方鸣的机关枪一开，杀伤力无人能及。

黎耀辉当然知道方鸣不是善类。两人同住一栋楼，还是对门儿，进进出出总有见面的时候。有一次方鸣亲眼看见黎耀辉在门口抱着一个小女生狂啃，方鸣咳嗽一声，抱在一起的两个人根本不理睬，一缩屁股让出一条空隙，方鸣尴尬地从两人身边经过。回到家，方鸣死命地洗澡，恨不得把皮都搓下来，但还是觉得浑身难受，像癞蛤蟆跳在了她的身上。

自那以后，方鸣就看不惯黎耀辉，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色狼，引诱未成年少女。两人一见面，方鸣就狠狠地白他。黎耀辉也看不上方鸣，觉得她哪是女人，简直一男人婆，不就是长得漂亮吗，一点儿也不温柔。见面不是凶神恶煞，就是横眉冷对，就好像他是什么坏人，提防加小心加憎恨！他哪里得罪了她，怎么就像仇人呢？

两个人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人，有一次，黎耀辉在家请客，玩性大起，便唱起卡拉OK，音量过高打扰到了方鸣，方鸣死命地砸开门，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黎耀辉浑身颤抖，结果聚会不欢而散。方鸣看着他的朋友一个个败兴而归，这才满意地转身走了。事后，两人更加水火不容，只要碰见，那肯定要发起不必要的争吵。不是她嫌他穿着恶俗，就是他嫌她打扮得像鬼；要么没事找事，无理由地指责对方；要么就四只眼睛一同翻白眼，看谁翻得狠、翻得快。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冤家路窄。

“凭什么走人的是我？要走你走，没人拦着，和你这种人相亲，晚上容易做恶梦！”黎耀辉竟然咧着嘴笑起来。

“你当我愿意留在这儿？看着你我就胃疼！”方鸣用屁股顶了一下椅子，站起身就向外走。



黎耀辉一见方鸣走了，也立马不甘示弱地拔腿走人。

言朵儿和叶珊珊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走是留。

另外两个男士坐在那儿也是一脸的尴尬，暧昧的气氛荡然无存。

“表姐，这是怎么回事？”叶珊珊问。

“婚介所安排的六人约会。”

“是相亲？”叶珊珊叫出声，那副表情就像听到了什么骇人听闻的消息，“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晚餐，回头再找你算账，闪人先！”

言朵儿没拉住叶珊珊，叶珊珊闪电一般离开了现场。

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男人也站起身，无声无息地也走掉了。包厢内，只剩下言朵儿和关权。

关权是被黎耀辉连拉带拽外加威逼利诱来的。早知道会是这么一出戏，打死他他都不来。

言朵儿这才仔细端详眼前最后一位坚守在阵地上的这个男人，猛然认出他就是在地铁里踩她一脚的那个黑帅哥。世界还真是小，方鸣在相亲会上遇到了水火不容的宿敌，言朵儿竟然也碰到了无意再见的陌路人。她忘了，地球是圆的，总会碰到那个交点。

关权不认识言朵儿，地铁上那无心的一脚，也没有在他的神经末梢留下过多的刺激，他完全不知道这一脚竟踩出了人生的转折点——言朵儿进入了他的生命。

“你怎么不走？”言朵儿盯着关权。她觉得他并不讨厌，那一脚根本就不是故意的。

“女士优先，你走了，我再走。”关权老实地回答。

言朵儿不由自主地笑了，这种情况下，他还讲礼貌道德，此人可真够淡定的。

“刚才你旁边那位和我朋友早就认识，我和你也有过一面之缘，看来北京还是不够大……”

“我们见过？”关权努力在脑海里搜寻关于言朵儿的信息。